

剪一段岁月 入酒

——名流、往事、感悟

岁月如醇厚的酒

融化着

幸福

奋争

痛苦……

品尝一片岁月

喝下去

有点甜

也有点涩

有点酸

有点辣



樊爱国
著

学苑出版社

剪一段 岁月入酒

樊爱国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剪一段岁月入酒/樊爱国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0
(枕边月光丛书)

ISBN 7 - 5077 - 2209 - 0

I. 剪…

II. 樊…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307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8

字数:140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枕边月光》书系总序

周国平

我和《婚姻与家庭》杂志是老朋友了，和杂志社的几位编辑也是老朋友了。现在，六位编辑把各自的散文结集，作为一套丛书出版，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集体亮相，作为老朋友，我要衷心祝贺他们。

《婚姻与家庭》曾经是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编辑部也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班子。十多年过去了，编辑部扩大了，杂志已经跃升为全国最畅销期刊之一，如今是发行量最大的国家级生活类月刊，我对这个成绩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婚姻与家庭》有一个团结、敬业、有效的工作班子，具备了在竞争中胜出的重要条件。

现在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看到了这个集体的另一面，那比较内在和个性的一面。包括总编在内，一共六名文字编辑，在完成每月繁重的约稿、看稿、编稿任务之外，居然个个都勤于动笔，善于作文。我看了书稿中的若干篇章，觉得每个人的文字各见性情，各具特色，都有引人之处。我的印象是，这六位编辑其实同时是六位作家，他们都是有



能力做作家的。

这使我想到，在编辑的整体素质中，本来就是应该包括写作能力的。有的人也许 would 认为，一个人当不了作家，才会去当编辑。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在专业刊物领域里，行家办刊是一个惯例。因此，比如说，学术刊物的编辑应该是学者，纯文学刊物的编辑应是作家，人们对此不会发生异议。可是，办大众刊物是否就可以降低标准了呢？看来，《婚姻与家庭》的总编不这么认为。我能想见，编辑部成员之所以普遍有写作的爱好和才能，是和她的提倡和鼓励分不开的。我佩服她的这种胸襟和眼光。如果换上一个胸襟狭隘、眼光浅近的总编，就会认为编辑从事写作是不务正业，不忠于本职工作，因而不但不予以鼓励，反而要加以刁难了。根据我的体会，严肃的写作不但能够培养一个人对文字的敏锐感觉，而且能够推动他更多地去观察和思考，从而练就一种属于自己的看生活的眼光。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必定有助于提高办刊的质量和品位。

《婚姻与家庭》杂志拥有广大的读者，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喜欢自己所熟悉的这六位编辑的作品的。通过这些作品，他们会和我一样发现，这六位编辑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对生活的热爱把这份杂志的编辑和读者联系到了一起，来共同关注婚姻与家庭这个重大的生活主题。我祝愿丛书的出版将进一步促进编辑和读者的互动，一起来把杂志办得更出色。



剪一段岁月入酒

樊爱国

做了11年的主编(总编),也时时尝试一下做记者的感觉,于是,笔端便断断续续地飘落出一篇篇文章。过往岁月里,或与名流面对面交谈,或采写那些令人难忘的所见所历,或对人生的感悟,都已一一沉淀在我的心田。把它们剪下一段品味,不觉中便有了几分醇厚或苦涩。很想把这些感觉与读者分享:对吴桂贤、田华、顾秀莲、罗琼以及窦文涛等知名人士的采访,令大家知道名人生活中真实的另一道风景线;对边缘人的采访,对事件与生活的感悟,或许会使读者与我一起欢乐或沉思。这本小书中的四个部分为《风云名流》、《边缘生涯》、《海内海外》、《人生感悟》,相信每部分都会有令人喜爱或难忘的文章……



目 录

风云名流

- 4 吴桂贤：传奇女副总理
- 17 罗琼、薛暮桥的钻石情
- 28 黄启燊：追求完美的女性
- 36 顾秀莲与她的NO.1
- 48 李乐诗：地球的女儿
- 60 苏凡：田华身后的好男人
- 71 薛范：沉醉在“洋”歌里的人
- 83 你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 95 与窦文涛“锵锵三人行”

边缘生涯

- 109 走好，下岗人
- 127 上海屋檐下
- 142 苦乐伴人生
- 155 总在寻寻觅觅

海内海外

- 162 怀柔：四万女性的九天
- 178 秋日澳大利亚
- 194 瑞士：滴翠的家园
- 200 一个故事引起的难忘之旅

人生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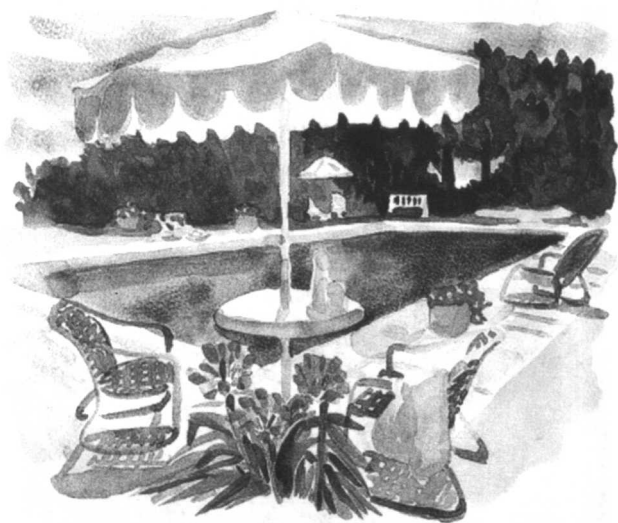
- 222 水之悟



- 224 云海飞渡
- 227 渴望真诚
- 229 被爱情遗忘的年代
- 232 难觅“帅而美”
- 234 有滋有味做女人
- 237 洋人：都想有个美好的家
- 244 家庭AA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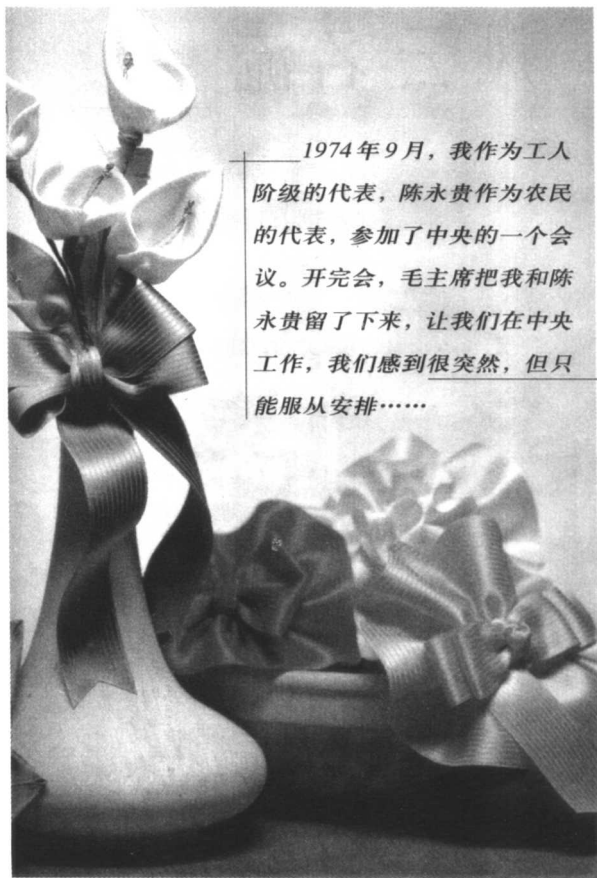
风云名流





吴桂贤：传奇女副总理

吴桂贤： 传奇女副总理



1974年9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但只能服从安排……



听朋友说“文革”中的女副总理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颇感新奇，立即动了访问之心。一打电话，先是被婉言谢绝，等“磨”下来之后，又是人生地不熟的找不到地方，叩“总理”家门时，已快3点，竟让“总理”等了老半天。

“来了，来了，路不好找吧？”门内传来十分洪亮的声音。等开了门，方见“总理”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就连体型都不臃肿，与我路上想像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跟有钱的深圳人都要把家装修得像四星级五星级饭店一样的做法相反，这里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它充满生机、亭亭玉立、温文尔雅，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我参加工作，考的就是工人”

事实上，1988年，当吴桂贤出现在深圳商界的时候，深



圳人以其特有的方式问：“哇！你就是文革中的那个总理吴桂贤哪，我们以为你一定是白发苍苍的老太，一定是萎靡不振，从那么高跌下来，怎么受得了？”当时，吴桂贤就回答：“我一参加工作，考的就是工人，从来没想考领导干部，下来才如鱼得水！”

话匣子一拉开，才知“总理”豪爽、健谈、记忆力极强。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9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听她讲这些，让人不禁想起李铁梅，她当年就是那种能干的苦孩子。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高兴极了，她要挣钱，那怕为家里挣回买油灯的钱也好啊！招考的日子到了，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16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其实，她瞒了3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五个女孩老老实实在写上了13岁。厂里说13岁的要退回，5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10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



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组共有24个女工，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吴桂贤回忆说：“别的没什么，我就是太要强，自觉，永远不甘落后。”

50年代的工人，谁也没有手表。晚7点从家出来上班，早7点下班回家，干活时谁也不知道几点了。每天，看到窗户发亮了，姐妹们就知道快熬到下班了。有一次，吴桂贤感冒后咳嗽不止，医务室让她去医院拍片子，她怕误工执意不去。几个月后，医生看她还在咳嗽，就硬逼她去拍片。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有钙化点。”吴桂贤急了，眼泪夺眶而出：“大夫，我得肺结核了？”要知道，建国初期，链霉素奇缺，肺结核可是个要命的病啊！“不，你是不知不觉中被传染，又不治自愈了。全凭年轻，底子好啊。”吴桂贤破涕为笑。在5个小童工中，最小的一个的确因肺结核病逝了。吴桂贤有后来，真的跟父母给了个好身骨有关系。

从1951年到1974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辛苦、她的成就、她的荣誉、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当总理，我真是不习惯！”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我问。年轻的时候，这是



我心中的疑团。没想到，20多年后，面对本人，我能直率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也想不到啊！”她坦坦荡荡地朗声答道：“1974年9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但只能服从安排。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一个劳模，当了3年副总理。当问她当总理的感觉时，她说有很多的不习惯：

吴桂贤做的第一件事是拒绝要秘书、警卫。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的吴桂贤想：一个人的职务越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就应当越强。为此，一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自己保管。中央文件都是保密的，要求一月清理上交一次。她回忆说：“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



没要警卫。”

她的第二个不习惯是住房。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一天晚上，她下楼散步，看着自己的这栋小楼，这么多房子还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楼里住着的人，除吴桂贤外，还有一个秘书、一个司机、一个做饭的师傅、两个服务员，一共6个人。第一次给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写信时，吴桂贤说：“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想工厂，我想姐妹们，我想我的细纱机。这里的一切一切我都不适应。我住的房子，可以叫咱们细纱车间的200多姐妹们都住下，房子都空着，我心里可过意不去了。要是叫姐妹们都住进去，那该多好啊！”这的确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女工的心里话。

在钓鱼台，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10号楼。1975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来探亲。对这件事，



吴桂贤作了如下的回忆：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10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回去。”后来，我要求搬出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我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比较安定。

吴桂贤的第三个不习惯是开政治局会议。忆往事，她历历在目。她告诉笔者：当时在政治局，就我年龄小，我才36岁，王洪文都比我大。开会的都是男同志，我坐在那里很拘束。尽管有江青一个女同志，但人家是主席夫人呀。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刚开始我的确很尊重她，但是后来发现，她老是跟小平同志顶。再就是手里拿着梳子一会儿一梳头。政治局会议很严肃，她老是梳头，我看着真不是那回事儿。

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最后主持人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都很好。”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



就是这样。这是我最大的不习惯，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回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3个月，跟重工业大书记学习3个月，在省委学习3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吴桂贤回陕西搞调研，第一件事是先回国棉一厂。她进车间就要上纺织机，就要看车。工友们怕她完不成计划，她说：“我一回来，还是当年的女工，绝不会影响产量。”她身在中央，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车间，忘记她的姐妹们。

看总理如此朴实、开朗，我直率地问道：“文革中，到处传说您在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啊！是这件事。”她爽朗地笑着说：“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要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副总理”的这段话，我相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